



张先瑞 著

我只要土地

我不要耽于云里雾里

我只要脚踏实地肥沃的土地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我只要土地

张先瑞 著



我只要土地

张先瑞 著

责任编辑:徐应才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5

字数:207,000

简易精装: ISBN 7-5404-1989-X
I·1574 定价:11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泥土如金

——序《我只要土地》

谭炎

泥土如金。

土地是富有的。土地的富有属于勤奋耕耘的人。

她是一个勤奋的耕耘者。几十个春夏秋冬，默默地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劳作，把生命的热汗，点点滴滴地洒在泥土里，助庄稼拔节，助果实灌浆。

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这本集子，是一个编辑的心血结晶，是一个评论家的一份不算十分丰厚、却又是沉甸甸的收获。这收获的每一个果实里，都有她的心血，她的汗水。记录着她的人生，包容着她的生命。

世上常有人说：好女人是一座学校。她能使愚蠢的男人变得聪明。

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，好编辑是一座学校，他能使

聪明的作家变得更聪明呢？

她是一个女人。

她又是一个编辑。

编辑是无名英雄，默默地为人作嫁。她曾为人作过许多漂亮的嫁衣。这本集子里的不少篇什，就是她作完嫁衣以后，写下的评论文字。一部作品，既然将它编辑出版，让它行之于世，那么，或大或小总有它的价值。第一个认识这种价值的，自然是编辑。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，就要把这种价值推介给社会，推介给读者。这既是对读者负责，也是和读者交流。这更是对作者负责，和作者交流。常常，对作品的某些认识，作者自己总是朦朦胧胧的，你一议论，一点拨，他的心就亮了。这一“亮”，就使他顿时聪明了几分。所以我要说：好编辑是一座学校，能使聪明的作家更聪明。

她，张先瑞，就是这样一个编辑。

给自己编辑出版的作品写评论，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最好的总结。许多东西要更深层次地认识它，常常要回过头来看。评论已经出版的自己编辑的作品，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工作。得失正误，全由自己来检验。自己做自己的老师，记得最牢，提高也就更快。当然，写评论是一个苦差事，哪怕是评论自己编辑的作品。一个勤奋的编辑才会这样去做。

她，是一个勤奋的编辑。

她还是一个极有眼光、极有追求的评论家。

好多年以前，她还在一个大学执教的时候，就结合自己的工作，撰写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。她一腔热情为文学湘军鼓掌加油，当拉拉队。但又不盲目言好。无论是评论某个作家的创作，还是扫描整个湖南的创作态势，都有自己的见解，有得说得，有失言失，很有眼光。她从不跟风，不追“热点”，总是说自己想说的话，亮自己认识到了的观点。所以，她的文章，似乎很少有过“轰动”……

我想，这正是她最亮丽的地方。

这是一种老实人的光彩，老实人的亮丽。

世上最老实的东西，莫过于泥土。

张先瑞有如泥土般的老实。

泥土如金！

1998年10月31日晨于长沙

目 录

谭谈 泥土如金——序《我只要土地》

我只要土地

- 3 “寻根”作品刍议
- 7 “创新”“突破”与世俗化
- 14 我只要土地
- 22 从湖南部分作家及作品看“寻根”与“立本”
- 34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
- 43 我看《达哥》
- 48 这也是生活
- 58 古华论
- 72 鲁大汉和他的小说创作
- 80 谈谈郭明的创作(附:近距离反映丰富的生活)
- 90 略论朦胧诗
- 99 阶级性战胜抽象人性的严峻典型
- 108 从林震到李向南
- 113 “后退一步你算个啥!”——赞梁三喜
- 115 试评长篇小说《人啊,人!》

- 125 评川剧《潘金莲》
- 134 万语千言总关情(附:《花城》徜徉偶得)
- 146 “我手写我心”
- 154 燃烧生命的歌唱

鼓呼为湘书

- 163 送你一串玲珑
- 165 用审美的眼光
- 168 问雄鹰怎样练硬翅膀
- 170 “有的人死了——他还活着”
- 175 令人警策的巫楚悲歌
- 184 碧血忠烈 史鉴千秋
- 188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好书
- 194 了解“湘军”的一扇窗口
- 197 评坛“湘军”一瞥
- 200 “旷代”“逸才”的启示
- 203 人民是山,人民是海
- 206 读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有感
- 212 姊妹,我为你哭泣
- 216 两本传记的读后感
- 219 成人眼中的孩子世界与孩子眼中的世界
- 224 善的呼唤
- 227 泰戈尔:为女性呐喊

不诱于时利

- 235 不诱于时利——编刊一得

238	书名有感
241	话说征订单
245	点铁成金作嫁衣——咬文嚼字的一点体会
249	编校质量与编辑修养
255	自知·自信·自强 ——浅论校对人员应有的几种心理素质
263	积沙也成塔(后记)

我只要土地



“寻根”作品刍议

湖南的一些作家以最早提出“寻根”的文学主张而为文艺界和读者所瞩目。他们以众多的作品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，引起众说纷纭。这里就湖南部分作家及其“寻根”作品作些探索。

一九八五年以来，部分湖南作家推出了一批新作。这些作品不再是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反映现实生活，而是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。迷迷糊糊，却又真真切切，引人去作无边的思考和猜测。

用形象的象征意义，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，是寻根作品的特点之一。《女女女》中的幺姑，与《爸爸爸》中的丙崽不一样，她没有丙崽那种超越时空、永世长存的神秘、可怕的威慑力。她是在可以确定的时代中人间城郭里的一个形象实在的人物。中风前，充分表现了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善性，中风后，却又充分显示了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的恶德。有的人因此而认为《女女女》提出的是性善和性恶的问题。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形象在善恶方面的意义。但是幺姑的意义显然不是在于性善和性恶，因为她最后非人化，成了猴子，成了鱼。《女女女》更多的是对民族

的进化和发展问题的思考。它是用象征的手法，表现作者对我们民族过去一段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思索。出于“愚忠”而表现出的“愚善”，并不是进化和发展，它恰恰是预示退化和灭亡的先兆：一旦“中风”，便全面崩溃，走向自己的反面，直到“地震”，灾难不已，后患不绝——老黑的非人化，就是一个表现。《女女女》是《爸爸爸》的姊妹篇。作者试图通过么姑和丙崽的象征意义，抹去用传统的国民性来支撑民族精神的一厢情愿的善良的愿望，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、劣根性以及用“美德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愚昧，予以辛辣沉重的抨击。作者把他的思索，凝聚在人物形象之中，人物形象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，而是表现作者复杂思维的象征体（或者说：是符号）。《驼背的竹乡》中的驼背们，《桃源梦》中的珍珠、三喊、狗贱公子……都是这样的符号。

寻根作品的另一特点是情节结构不再沿袭生活自身的逻辑，而是大胆地对环境加以改造，加以组合，将原始社会、现代文明社会、未来社会，都扯到一起，将处于人类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人，扯到一起，让他们发生奇妙的碰撞。在奇怪的时空里，变了形的人物按照折射作者观念的需要活动，产生一系列悖理的情节。《舍巴日》就是一例：在农民走向城镇从事第三产业的当代，从“十必掐壳”那样原始的地方，来了梅普那样的野人姑娘，在恪守旧律的独眼老惹家里过日子，与向往新鲜生活的宝亮发生了矛盾纠葛……作者的用心真是良苦：用种种夸张了的组合和变形，使事物本来的逻辑或非逻辑的因素更鲜明、突出，越是悖理的情节，越是深藏着作者的思索和寓意，引导读者们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去琢磨，去咀嚼，去深思。

为了强化上述的效果，寻根作品还采用了皮里阳秋、含沙射影的手法，利用主题的多义性，隐蔽地、却也是显而易见地影射现实，使人们在多歧义的联想中，接受作者的复杂思维。这是寻

根作品的又一特点，它也是作者借以保护自己的方法。例如《“古里”——“鼓里”》中那种自成体系、严密封闭，云山医师对人们的严密禁锢和控制，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我们国家曾经在“左”的思潮影响下所实行的封闭、保守、与世界隔绝、舆论一律、思想僵化等状况。上述这些作品不满足于照相似地摄取生活画面，而要通过一种或多种奇妙的滤光镜，对生活实景进行调整和改变，目的在于使所需传导和认识的感觉更加突出、惊人，以强化效果。其形象是根据需要虚拟和重新组合的，是一种非现实的现实。

寻根作品所呈现的转换，反映出它们的作者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困惑。

在作者们面前，新与旧、进步与落后、革新与保守、奋进与怠惰，错综交织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和历史关系的总和。作家们长期置身其间，有了多方面的感受和复杂的思维，而且在由“文革”到改革的社会大变动中，世事变化之快与传统中的痼疾的改进之慢，形成一个很深的社会矛盾，作家伤痕之深与求变心思之切，又形成一个很大的心理跌宕。这种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心态，使作家们困惑：怎样才能尽情地宣泄心灵深层的感情？怎样才能充分地揭示生活中本质的规律？怎样通过形象来表现作家主观自我？！

这种困惑骚扰着作家们，使他们不安。然而困惑不止于此。从他们创作的状况来看，代表他们自己生活积累的厚度和文学修养的高度的作品，已经面世，得到了社会的承认，如何突破自己？如何“超越自我”？他们感到自己已不是处于“最佳竞技状态”了，再沿着自己的老路子走，可以出作品，但还能够写出超越自己代表作的佳作吗？这种焦虑使作家们陷入更深一层的困惑。

使他们躁动不安、不愿继续沿着老路子走的另一方面的因素，是文学观念变革的趋势。近几年西方的文学和哲学冲击着创作，冲击着理论，在文艺各个领域里探索的热潮，赫赫的声势，作用于

小说家的头脑，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既向西方的理论和创作学习、借鉴，又深感某些同仁模仿西方、崇尚“现代派”之无出息。文化界的种种“热”，既给他们新的启迪，又从反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。他们捧读老庄、研究禅宗，想找到一条贯通现代西方与古老东方之间的通道，以寻求创新突破的别径。

然而，西方现代派，古老的东方文明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，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，这一系列问题充塞在他们脑中，一时还理不清头绪，更加深他们的困惑感。他们将自己的思索呐喊出来，将自己的困惑倾注于创作之中，于是有了“寻根”的文学主张及其创作活动。

“寻根”的主张是带探索性的，而且是想走出自己的路来的一种探索，这比盲目地崇尚西方、言必称“现代派”的所谓“创新”有意义。所以谈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时，寻根文学也会在文学史中占有它的一席之地。但是这种探索至目前为止，还不能说已经取得成功，它在立论和创作上都还有偏颇之处。

（本文写于1987年1月）

“创新”“突破”与世俗化

——对湖南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两点看法

近年来湖南文坛看似比较平稳，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工作者们都骚动不安地酝酿着新的勃起。长篇报告文学《魂系青山》及《七松魂》等已经率先引起社会的关注。一大批长期勤奋笔耕的专业的和业余的作者们，创作了许多各种体裁的长、中、短篇作品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令人常常惊诧于新作新书的层出不穷，感到作者们确实是硕果累累。来势是极好的。如何引导这种好的势头，发展这种局面，使湖南文学创作跃上新的台阶？笔者认为，“正确总结经验，重振‘湘军’雄风”的专栏讨论是很必要和及时的，在此不揣冒昧，也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。

新时期十年湖南小说创作的状况以及走向，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。这既是由于有特定涵义的“湘军”从异军崛起到解体，历经了大起大落的过程，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，需要我们弄清楚从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文艺思想、文学观念的问题。有几个问题一直令我困扰，促我反复思索，例如关于作品的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，关于作家的“世俗化”……

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，是目的，还是手段？

创作活动中不求创新、突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，应该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。

但是，如何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？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是目的，还是手段？本来，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，创新和突破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。创新和突破，既是作家艺术家的一种追求，又是一种客观效应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应该不满足、不停顿地求取进步和提高，不断地超越自我，同时又必须对自己的创作有正确的估价，将个人的创作融于时代的文学艺术潮流之中，以其出类拔萃而显示出其创新和突破来。新时期十年中，“湘军”的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，其中尤以“寻根”和“立本”的影响为大。然而“寻根”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，可以说都是不成功的。我不否认“寻根”始作俑者韩少功等人的良好的主观愿望。但正如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：“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，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，不是压制艺术家，就是逼他改弦易辙。”在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的选择下，模仿现代派固然受到非议，向古老的东方“寻根”也没有获得预期的收效，“寻根”这种“创新”和“突破”，只有偃旗息鼓了。创新和突破需要时代的首肯，需要社会的承认，而且某一种创新和突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用或者效应，在文学史上可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，更需要历史的确认。想当初，一些写“寻根”文学的作家（和一些写现代派风格的作品作家一样）曾经宣称他们的作品是为未来的人创作的，他们料想孙辈们是会赏识他们的大作的。然而，历史的淘洗是何等的无情：没有等到几十年、一百年过去，仅仅过去了几年时间，他们的作品，就已经被筛选出文学史，筛选出人们的记忆，销声匿迹了！可见，作为作家艺术家，还是应该以老老实实的态度，恭